

# 作家方方：我虽退休，但打场官司的精力还是有的-作家方方-财新博客-新世纪的常识传播者-财新网

 [fangfang.blog.caixin.com/archives/224135](http://fangfang.blog.caixin.com/archives/224135)

2020年03月20日 00:22 分类：[时事](#) 阅读：35632 评论：0

3月19日。

封城第57天。

今天终于盼来我们天天等待的好消息：武汉新增确诊归零，疑似归零！医生朋友的信息，显然也很兴奋：“终于清零了，三个零！疫情已经控制，境外输入可控，现在主要就是治疗。”

同时，今天也看到湖北官方欢送出省的劳务大军，并呼吁全国人民善待湖北人！是的，请善待湖北人。被感染的是病人，而不是所有湖北人。几千万湖北人，为了疫情不被扩散，被困在家近两个月，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和所克服的困难，外人难以体会。而湖北人在这场灾难中的克制和隐忍，对整个中国疫情控制做出了最大贡献。所以，这里要多喊几声：请各地朋友，善待湖北人，善待这些为你们的安全作过奉献的人们。



（当日19时40分，载有551名湖北籍务工人员的入粤返岗复工专列从湖北荆州出发抵达广州。这是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首趟从湖北开往广东的务工人员返粤复工专列。图/新华社）  
下一步，该来轮到外地人回武汉市了吧。于我个人而言，无论是阿姨或是钟点工，我已经太需要她们赶紧回来了。两个月，我家需要做一场比较彻底的卫生。家里的老狗，已经又脏又臭了，它的皮肤病，也已复发。而我自己的手烂了，有裂口，不敢给它洗澡。宠物医院什么时候可以开门呢？每天放狗到院子里，我都劝它说，再等几天哦，很快你就会舒服了。百业待兴，我们继续等。

像往常一样，起床后，边吃饭，边看手机。很意外，昨天有个“高中生”给我写了一封公开信，今天则看到他家各路“亲戚”出马，纷纷给他写公开信（他家的“亲戚”真是太多了！）。当然也有

其他写信人，比方大学生、初中生、小学生。有几篇，我真的是没有忍住笑，而且觉得自己好久没有这样笑过了。今天清零，也特别适合大笑。易中天学长说，今天是全民写信日。这话说的，也让我笑喷。

李文亮的调查，今天也出了结果。这个结果，大家是否接受或是满意，我不知道。我已经不想再说什么。李文亮死了，他的微博成为人们的哭墙，无数的人都会永远记得他。大家知道他不是英雄，他的生活，像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他做的事，也都在人之常情的范围内。但我们记住他，并尽可能帮助他的家人，就好了。那个结果，真的无所谓。而我们的纪念，说到底是在纪念我们自己，纪念我们有过的这段经历，而这经历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人，他叫李文亮。不过，年轻人会比我激愤。下午，一个年轻人给我留了一个言：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中南派出所头上，就是一口锅。就像看到那些给“高中生”的回信一样，我也忍不住笑了出来。但是我还是想说，可能真的有些复杂。而那些复杂，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无法弄清楚的。有些事情就留给时间吧，虽然我也不知道时间是否有用。

武汉近些日子，虽然仍然禁止出门，但人人都知道，它基本上是一个安全城市了，固然人们一直说，还需要保持着警惕，其实心理上却已放松。无论城市的现实，或是百姓的心态，与一个多月前相比，都是天差地别。相信我们的生活也很快会回到以前的节奏。封城是紧急刹车式，但开城恐怕会是慢慢滑行式。我想，我也不必一定要守到某位领导宣布“明天开城”才停止记录。或许不会有这一天的到来，因为城门业已打开了一条缝，正在缓慢地过渡到完全打开的程度。所以我前几天就跟二湘说，我准备写完第54篇，就不写了，刚好一副扑克，算是牌打完了。只是没有料到，昨天刚好是第54篇。我不回复那封已经“10万+”的“高中生”公开信，简直不太可能。于是，丧失了说结束语的机会。现在，我在想，我到哪一天停止这份记录呢？

顺便说一下：我的文章，在微信上，一直是通过二湘的公众号帮忙转发。原因特别简单，就是在我微博被封的那天，又遇上李文亮去世。我失去了唯一的公共平台，又不会弄微信，平时经常看二湘的微信公众号，由此转而向二湘求助，问她可不可以帮我发一下。作为同行，二湘马上同意了。那时候，我除了知道二湘写小说外，对于她的其他事，几乎一概不知，也从未谋面（当然，到现在也没见过）。后来看到有一篇介绍二湘的文章，我才知道她的基本情况。简而言之，这件事，就是一个会用公众号的作家，帮助另一个年老的不会用公众号的作家发文章。被一些阴谋论爱好者，几乎当成一件重大的阴谋。我特别感谢二湘的帮助，真心欢迎二湘有机会来武汉玩，我请吃鱼。武汉的鱼真的很好吃，而武汉做鱼的高手也非常多。

再扯几句闲话吧。想起很多年前，我上大学时，我们有个文学社，经常会讨论一些文学话题。讨论来讨论去，根本达不成共识。后来我有点不耐烦，背地里给这些讨论题取了个名，叫“老三篇”。这三个话题是：歌颂与暴露问题，喜剧与悲剧问题，光明与黑暗问题。其实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讨论，文学是不是只能写歌颂文章，只能写喜剧，只能写社会的光明面。而暴露了社会问题、描述了人间悲剧以及写了社会的阴暗面，就是反动作家。那是1978年到1979年的事。在没有结论的前提下，不知什么原因，大家也不谈了。后来，年级还搞了一次大讨论，即“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好像也没讨论出个什么结果。时间慢慢过去了，我毕业，我工作，我成为职业作家，有一天发现，别说我们当时的同学，就连整个文学界，在这些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你都可以写。重要的是你写得好不好。所以有时我在演讲时，也说，很多问题，不用讨论，时间会给予答案。

而这一次，我突然发现我错了。尽管42年业已过去，时间却并没有给出答案。我们的文学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这些问题上。那些对我的无数叫骂，不就是因为嫌我在这场灾难中，没有歌颂，没有写喜剧，没有写光明面吗？这种轮回，想想也蛮神奇。

写到这里，朋友转来“察网”上一篇文章，名为“一部恶意满满的《封城日记》”，作者叫齐建华。我在这里先要发一声警告：齐先生，你骂我没有问题，但你涉嫌造谣和构陷了。我建议你最好删除并公开道歉。如你不删除不道歉，我将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包括“察网”，你天天发

表骂我的文章，都没问题。但你刊登齐建华这种公开造谣和构陷的文章，不管你有多大的背景，不管有多大的官为你撑腰，不管你的后台有多么强大，我自然是要连你一并告的。中国是法治社会，我容你们恶意骂我，是我的宽容，毕竟这只是你们的品质问题。但如造谣和构陷，则涉嫌违法。在此，特提醒“察网”和齐建华先生：请自己搞定自己，不然法庭上见！君不见，武汉马上开城。我虽已退休，但是打场官司的精力还是有的。



推荐 807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